

哲学研究

西方人本主义的传统与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思想

赵敦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分析了西方人本主义的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等三个层面,指出现代西方哲学集中体现了价值论的人本主义。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对西方人本主义传统的扬弃和变革,是在批判旧唯物主义过程中,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同时被创立的。本文肯定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是其理论的导向原则和价值判断标准,可以而且应该在与价值论的人本主义的对话中发展自身。

关键词: 人本主义;以人为本;价值论;唯物史观;异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04)06-0028-05

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重要内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对过去的西方人本主义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它随着现代西方人学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地被聚焦突出、重新诠释和丰富发展。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理解,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重提“以人为本”,不是向西方人本主义的回复,而是以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的现代阐释为基础。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西方人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以及马克思对它的扬弃和变革。

一、西方哲学中“以人为本”思想的三个层面

“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humanism)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有共同的含义,那就是“以人为本”,这是顾名思义的理解,也是最直接、最简明的理解。但是,思想的简明性不能掩盖理论的复杂性。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思想可被分析为以下三个层面。

1、认识论的层面

希腊智者普罗太戈拉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是“以人为本”思想的最早表达。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完整地记载了普罗太戈拉斯的这一观点。重要的不仅是他说了这句话,而且是

他自己对这句话的解释。据苏格拉底的转述,“你还记得,他(普罗太戈拉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所是的东西是什么的尺度,是不是的东西不是什么的尺度。”(152a) John McDowell 的英译本译作:“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of those which are, that they are, and of those which are not, that they are not.”他在注释中说,在后一部分“‘是’动词的不完全形式出现了四次”。其意义是:“我知道 x 是(或不是)f”,“x 是(或不是)f,全靠我来衡量。”[1]

希腊文的“是”动词(einai / to be)以及动名词复数(ta onta / those which are)过去都被译为“存在”。于是,上面那句话被翻译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一翻译造成了一个误解,使人觉得普罗太戈拉斯在这里宣扬一个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命题:人决定着万物的存在或不存在。在中国学者对西文的 Being 的意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之后,应该把 einai 和 ta onta 翻译为“是”和“是者”。原文的意义是:“人是一事物是什么的尺度,也是事物不是什么的尺度。”

按照以上的翻译和解释,普罗太戈拉斯的观点是,人是认识的主体,只有人才能知道事物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理。从以后苏格拉底的反驳来看,苏格拉底并不反对“人是尺度”说,他只

是否认普罗太戈拉斯的感觉主义,因为后者所说的“尺度”,只是感觉而已。每个人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尺度,相对主义的知识标准必然会取消人类知识。苏格拉底的潜台词是:只有理智才能成为人类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

后来的西方哲学家大都是沿着这一条传统提出认识论的。康德的认识论达到了这一传统的一个高峰。当康德说“人为自然界立法”时,他并不是说人创造了自然界或自然规律,而只是说人的知性是一切现象的尺度。这也是认识论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2、本体论的层面

西方哲学的“本体”即 Being,是最高存在、本质和统摄的原则、力量。在很长时间内,西方哲学都没有把人作为本体。相反,神才是真正的本体,本体论是神本主义的代名词。比如,首先把 Being 确立为第一哲学研究对象的亚里士多德通过曲折、复杂的论证,最后的结论是:神是最高本体,第一哲学是神学。当然,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神是没有人格的。基督教以《圣经》中上帝所说的“我是我所是”(I am who am,《出埃及记》,3:14)这句话为依据,把上帝当作最高本体。这句话被译为“我是永有自有的”(和合本),或“我是自有者”(“亦可译作‘我是永存者’或‘我是使万物生存者’”(思高本))。这些翻译的根据是把“to be”理解为“有”或“存在”,而掩盖了其中的“本体”的意义。关于上帝的“三位一体”(three persons and one substance)的学说是从希腊哲学本体论的关键术语 hypostasis 和 ousia(都是“本体”的意思)的意义演变而来的。如果不知道基督教教义与希腊哲学之间的联系,就不能看出中世纪神本主义的本体论根据。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不与神本主义相对立,而只是与神学研究相对立的人文研究。这还只是学术风气和文化氛围的转变,而不是哲学上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开始于17世纪之后的近代哲学。近代哲学并不只是“认识论的转向”,更没有抛弃古代哲学重视本体论的传统。它首先是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本体论的转向。这一转向是从笛卡儿的第一原则“我思故我是”(I think, therefore I am)开始的。这句话被不恰当地翻译为“我思故我在”。实际上,笛卡儿的问题不

是:我有什么样的存在,而是:我有什么样的本质。“我思”不是人的存在,而是人的本质。按照笛卡儿主义,人的存在是灵魂和身体的结合,人的身体和其他事物一样,都以“广延”为本质,只有“我思”才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事物的本质。

“我思”也把人与上帝区别开来。“我思故我是”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威力,就是因为这个命题和中世纪形而上学的基本信条“我是我所是”根本对立。后者的意思是,上帝不需要任何根据;但这也同时意味着不能从人自身来认识上帝;而前者的意思是,人的本体则以“我思”为根据,“我思”不但使人认识自己的本质,并且能为上帝的存在提供依据。

正是由于完成了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本体论转向,近代认识论才具备了不同于过去哲学传统的特质。近代认识论的特质并不是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在强调人的认识主体作用。认识论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早就被哲学家所认可,即使是在中世纪,人也被要求发挥认识上帝和自然的主观能动性。本体论的人本主义的确切含义是“人类中心主义”,它用“人”取代“上帝”的中心地位和统摄作用。只是在人成为统治世界的主体之后,他才不是消极地、或按照某种外在的原则接受知识,而是按照自己的本质或本性来积极地、主动地获取知识。近代认识论的基本立场是:认识自然是为了改造自然,认识是实现人的统治地位的途径,是对自然的自主安排、改造和宰制。

3、价值论的层面

康德关于人是目的之思想标志着价值论的人本主义的开始。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把哲学归结为价值论,真、善、美、圣,都是客观存在的价值,同时也是人自身的价值。现代西方哲学家没有像新康德主义那样局限于价值论的范围,但他们的理论都离不开价值论的人本主义。比如,从基尔凯郭尔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把“存在”等同为个人的存在,但个人存在既不是人的身体,也不是人的心灵,而是与个人的生活过程须臾不可分离的价值。在此意义上,把欧陆现代哲学概括为人本主义是有道理的。但必须做下面两点限制。

第一,现代人本主义不是认识论或本体论的人本主义。现代西方哲学家一方面坚持价值论的人本主义,另一方面也反对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

论意义上的人本主义。如果不区分人本主义的三个不同层面,往往会造成很多误解。比如,弗洛伊德自称他继哥白尼和达尔文之后,打击了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在说他反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人本主义,而他的学说不乏“以人为本”的价值论,弗洛伊德主义者大都是人本主义者。再如,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反对把自己的学说当作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但这只是表明他不赞成传统的人本主义,即,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而不能证明他的存在哲学不是价值论意义上的现代人本主义。

第二,价值论上的人本主义与英美分析哲学的精神是一致的,不能用“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来概括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差别。英美分析哲学家之所以致力于语言分析,是因为他们认为语言意义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表达了人所发现的价值和人自身的生活价值。语言分析哲学和价值论的人本主义并行不悖。

正是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在价值论领域仍然坚持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哲学与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哲学是一丘之貉。后现代主义所要消解的“人”,主要是人的价值。正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结论所说:“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2](P506)后现代主义所要抹去的,正是“以人为本”的观念和价值。这不但“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

二、马克思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无疑具有“以人为本”的思想。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能否用“人本主义”来概括?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与他的唯物主义和他的整个学说是什么关系?以下拟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和马克思主义之后现代人本主义的发展这两个方面解答这些问题。

1、从何种意义上肯定马克思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这种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

人的世界”,世界于是成为“庸人的世界”,“政治动物的世界”。[3](P411、410、419)这是体现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思想的一段重要的话,但不是唯一的话。在马克思著作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比比皆是,不但在早期,在“德法年鉴”时期,在1844年手稿中,即使在《资本论》中,在后期的笔记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人的价值的热情推崇,以及对摧残人的价值的社会制度的无情批判。

面对文本上的证据,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观点承认人本主义是马克思的主要思想,但以此否认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比如,卡尔·波普引用了马克思对非人道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他解释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出于义愤和同情,对资本主义进行严厉的道德上的谴责,但这不是科学的、理性的批判。[4](第21章)另一种解释认为,人道主义只是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思想,在思想成熟时期,马克思关于以人为本的提法没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第一种解释把人本主义与科学精神对立起来,以此贬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第二种解释把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从他的主要思想中剥离出去。这两种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的人生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3](P414)虽然马克思的思想有发展过程,观点有变化,但他的理论始终以阐发、解放和实现、发展人的崇高价值为目标。“以人为本”始终是他的理论的价值取向。在价值论的意义上,应该肯定马克思具有人本主义。但是,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不是从康德关于“人是目的”思想和新康德主义的价值论中发展出来的;而是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对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上的人本主义的批判,在创立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被确立的理论原则。因此,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是唯物史观和他的整个思想的导向原则和价值标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5](P545)“前提”即我们所说的“导向原则”,而“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指人是自身判断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人不但创造了历史,也改变了人自身。在其他地方,马克思把人当作“基础”:“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

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5](P300),“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6](P118)这里的“基础”也是指人的一切活动都以人自身的价值判断为导向。

2、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的哲学是与一切旧唯物主义不同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有两点可值得注意之处。第一,他批评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说:“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6](P164)“感性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与“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之间有何联系呢?马克思的理由应该是:机械唯物主义把人看作世界这架大机器中的小机器,人失去了感性的鲜明色彩;而人的价值是可以感受的幸福,失去感性的鲜明色彩也就失去了人的价值。正是在失去人的价值的意义上,马克思才称机械唯物主义是“敌视人”的。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相比而言,费尔巴哈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比“‘纯粹的’唯物主义有巨大的优越性”。但马克思批评说:“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他没有把感性“看做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7](P50、18、17)显然,“感性”在这里有两种不同含义。其一,指人的价值的感性特征。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以自然界赋予人类的感性能力为基础,并达到了“类意识”的高度。他的“人本学”用感性恢复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价值,因此受到马克思的赞扬。其二,指人的实践活动的感性特征。人的感性不是对自然界的消极接受和适应,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改造,人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费尔巴哈虽然认识到人的价值的感性特征,但却没有认识到人的感性活动是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因此受到马克思的批评。

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突显了感性特征,不但人的价值是现实的社会利益和权利,而且实现人的价值途径是实践这样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通过研究人的价值的这些感性特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逐步展开了崭新的、丰富的内涵。

3、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和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不但是批判旧唯物主义的产物,也是批判侈谈“精神”价值的唯心主义的产物。马克思看到,传统的人本主义,不管是在认识论,还是在本体论领域,都否认或忽视人的感性的、现实的、具体的价值。通过对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完成了从“对天国的批判”到“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到“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到“对政治的批判”的转变。[7](P2)

马克思抛弃了对人的本质的种种抽象规定,关心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他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P18)“人的本质”虽然不同于人的价值,但人的价值和价值取向无疑是受人的本质制约和规定的。把人的现实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要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揭示人的现实价值,并对社会制度进行价值判断,判断哪一些制度、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束缚了人的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如何摆脱这一束缚、实现和发展人的价值的问题。这即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目标和意义所在。

唯物史观从不抽象地谈论单个人的本质和价值,但绝非“见物不见人”。唯物史观与人本主义虽然是不同的话语系统,但这两种话语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可以互通的: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价值,生产力水平是衡量人的价值的一个客观标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实现人的价值的社会结构,而社会发展理论是对不同形态的社会结构所做的价值判断。

4、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和“异化”理论

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提出了“异化”理论,其意义不限于他的早期思想,他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可以视为这一理论的发展,而贯穿其中的发展线索,需要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加以理解。“异化”的原因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和压迫。正如马克思所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6](P44)人的异化有着人所意识不到的机制,开始于生产劳动中自发产生的异化。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哲学的层面上谈论“劳动异化”。为了揭示“劳动异化”的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全过程。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但其中贯穿的却是人本主义的精神:揭示造成人的异化的

原因和规律,寻求消除异化的解放途径。

5、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由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属于他的思想主流,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是价值论上的人本主义,共同关心的焦点和研究对象使得两者的对话、交流成为可能。但在对话交流中,确实有一个“以何者为主”的问题。

被笼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有两种倾向:一是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出发,积极地与西方哲学展开对话;一是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阐释马克思的思想。应该承认,后一种倾向比较盛行。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话语体系,而是渗透在他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思想观点。相比而言,一些西方哲学的派别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本主义的价值观,把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纳入到这些现成的理论体系,比用马克思的思想拆散这些体系、吸收其中的一些观点,更为容易。第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家把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与唯物主义和理论整体对立起来,或者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具有人本主义思想,或者把马克思关于以人为本的论述边缘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包容一切,解释一切。这样的理论宣传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中固有的人本主义思想,使人本主义的

理论研究成为西方哲学的“专利”。

现在,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成果,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阐明和发展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另一方面要注意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变革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中阐发其人本主义的精神,在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对话中坚持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独立性和主导作用。本文为这样的目的而作,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1] PLATO. *Theaetetus* [M]. transl. with notes by John McDowell,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8, p. 16, 118 - 119.
- [2] 福柯. 词与物 [M]. 莫伟民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4] 波普尔.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 第 2 卷 [M]. 薛兆丰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6 卷 (上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in the West and Marx' Treatment of Human Beings as the Foundation of All Values

ZHAO Dun-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on three different levels: epistemology, ontology and axiology, and regards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axiological humanism. Marx inherited and reformed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through criticisms of the old materialism. His treatment of humans as the foundation of all values prevails his whole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as a guiding principle and the criterion of value judgment.

Key words: humanism; human Beings as the foundation of all values; axiolog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ory of alienation

(责任编辑 刘曙光)